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十六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下　　宋　袁樞　撰

西晉之亂二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

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刼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絶衆心黄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静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為

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時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来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横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

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恵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茍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為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為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

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
皆還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為太宰大都督
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弟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
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
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
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

在侍中嵇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㑹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

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

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兖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

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番登密嚴兵約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圖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

先救諸關津無得出貴人詹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来以鞭拂詹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潁誅之潁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潁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已與别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已願已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

復廢單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為大單于事見劉淵僭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

之内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宫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為騰

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乗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犇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犇洛陽倉卒上下無齎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黄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

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乗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

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為國效節而

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刼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二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

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横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宫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宫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韀魏晉以来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宫室以絶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奔郟太宰顒帥

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宫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勗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吴王晏晏材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録朝政又以光禄大

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隷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顒以四方乖離禍亂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録尚書事領京兆太守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

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宫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

輔為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刼遷車駕

勸司空越起兵討之　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

郡云欲糾師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

之懼長史王脩説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

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

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兖州刺史詔即

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

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輙選置刺史朝士

以下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
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
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
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
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
隣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
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
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

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司空越以瑯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輿為頴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

之壘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廹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

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褎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旦為逆

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来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邉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剥萬一四夷乘虚為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闗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虚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犇河北琨父母為喬

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隷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户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青州

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温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廪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

先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説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為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

親善以為帳下督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

眂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顒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隷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為張方死東

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

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内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録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穎川庾敳為軍諮祭酒前

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黄門侍郎河南郭象為主簿鴻臚丞阮修為行叅軍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頴自武關犇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頴為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頴頴北渡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

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　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

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於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宫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

弟入宮后已名覃至尚書閻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宫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輙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為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冦

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户不滿二萬冦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毁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冦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羡為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

丁夘改葬之謚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畧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刼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輙克署勒掃虜將

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恵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犇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　秋

七月已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

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内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　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静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　茍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

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犇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犇馬牧勒犇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兖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説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為然　冬十月㔨督

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勒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犇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

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讐斬汲桑於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於青州厚其名號晞必

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兾幽并諸軍事以睎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睎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

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

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宫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宫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宫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隷校

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

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

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

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别為君子營以

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䕫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狥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

劉琨遣護軍黄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龎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

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

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因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兖

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頴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兾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兾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犇

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狗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冠徐豫兖州二月勒襲鄄城殺兖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兾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内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内人

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内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内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　冬十月漢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

師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讃於倉垣為讃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

京師至泝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為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恊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

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窮困也　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揔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

朝賢素望悉為吏佐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横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名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

詺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瑯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為曹嶷所敗棄城犇高平　裴碩求救瑯邪王睿睿渡沔冠江夏拔之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犇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

晞怒表求滔等首陽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
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
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
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
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皐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
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兖州刺史使與
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収潘滔滔夜遁得免執
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

三月丙子薨於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茍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

莊王濬西河王喜梁懐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庚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行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壊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

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
使人排墻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
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
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
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於勒何倫犇下邳李惲犇廣
宗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
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五月
以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

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兾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

馳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刼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

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禄大夫組奔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宫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吴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宫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

禄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禄大夫㟭敳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

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咼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為梁國

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
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
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
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
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
帥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
傅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
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

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

郎江寧令諸葛恢歴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内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

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内相忌彌聞勒擒茍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茍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已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茍晞王讃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

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

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黄丘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

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
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
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
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
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
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

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名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令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沖平北將軍卜珝寇并州

辛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

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欵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

君意何如賔曰將軍攻陷京師因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髪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

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
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
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
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
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
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
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
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

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顔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

餘口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内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一萬餘户於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饑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氷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氷邀之張賓曰聞氷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氷必可擒也　秋七月勒使支雄

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
擊氷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
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
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
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
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
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
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

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榖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

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専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别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

師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
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
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
并州刺史鎮晉陽　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
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辛
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
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
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司

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禄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

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閲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獘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

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犇雍為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庚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　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

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録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琳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琳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

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隷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黄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陜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陜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宫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凉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

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共赴大期克成元勲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
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拔普根屯
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河西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
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
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
在為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
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

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内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為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於黄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琳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虚可襲

也曜使梁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梁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夘旦退屯逍遥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已梁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冦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

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敢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

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兾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聦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　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宫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

犇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進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

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犇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

曜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屯兵覇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

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戹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趙索二人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

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陜西諸軍事太

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出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寛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

下無窮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
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
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
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
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
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甚樹本如

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
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
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
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
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
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
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

實情懸犇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犇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

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覊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

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
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
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
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犇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
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
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
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

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

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録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
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
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
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
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
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
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

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温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兾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

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
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庚珉輩而民心猶如
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
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
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
斬之趙固與河内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
民犇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之擊殺萬餘人
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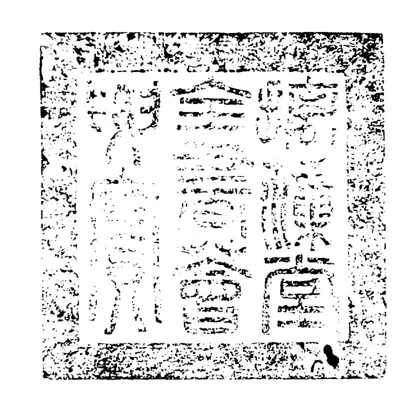
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因表於聰曰
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
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犇陽
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
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絶於今二年陛
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
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今

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

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劉垠